

生如夏花之绚烂

逝如秋叶之静美

——谨以此书纪念王筑生教授逝世两周年

# 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

主编 杨慧 陈志明 张展鸿

云南大学出版社



## 序摇文

摇摇本书是由提交给“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选集而成。1988年10月1日至10月11日，由云南大学人类学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联合举办，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厄巴纳校区人类学系协办的“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昆明云南大学召开。在此我们要感谢福特基金会对该会的支持，如果没有他们提供的财政资助我们是不可能成功地召开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还要感谢云南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对这次研讨会的大力支持和精心的组织。

在中国举办这个旅游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第一个提议人是云南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王筑生教授。他于研讨会举行之前——1988年10月1日——因积劳成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从他的学术生涯和主要的公开出版论著可以清楚地看到，王筑生教授为云南和中国的人类学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们非常愿意将此书献给王筑生教授，作为对他的敬意和永久纪念。

各门学科的学者在中国开始了对旅游的研究。该书第一次尝试将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们对旅游和中国社会的研究集为一体。本书始于陈志明教授、杨慧副教授关于这一领域的全面论述，接下来是三篇新近重要的旅游人类学理论和比较研究的文章，下面的文章是关于云南的民族旅游以及发展和认同问题，最后适时地强调民族文化的保存问题。我们相信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激励中国学者更加体系化地对旅游与人类学进行研究。

编 者

二〇〇五年 月 日







## 被表演的戏剧

- 摇摇——民间艺术与影视传媒的互动 ..... 郭摇净 猿园
- 东巴文化的命运及其与纳西族地区旅游发展之关系  
摇 ..... 杨福泉 猿苑
- 旅游业对三亚回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 陈延超、马建钊 猿园
- 族群认同与文化适应
- 摇摇——云南民族村村民的实证研究 ..... 瞿明安 猿圆
- 少数民族习惯法规范与生态环境保护 ..... 吴大华、徐晓光 猿猿
- 水族旅游区文化资源的开发、传播与保护
- 摇摇——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旅游开发与文化、  
摇摇摇摇环境保护研究摇 ..... 游建西 猿猿
- 论民俗旅游资源及其开发 ..... 田摇里 猿愿
- 藏区旅游开发的前景、特点与问题 ..... 石摇硕 猿怨
- 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 摇摇——以泉州洛阳桥景区为中心 ..... 方百寿 猿愿
- 公路、旅店与民族村寨：  
摇摇——兼谈四川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的几个问题  
摇 ..... 徐君、寇才军 猿愿
- 中国清真饮食文化的旅游价值及开发 ..... 马晓京 猿怨
- 迪庆旅游开发的文化思考 ..... 黄继元 猿园
- 怒江州旅游业开发规划研究 ..... 陶摇犁 猿猿
- 论民俗文化在云南旅游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 薛群慧 猿怨
- 后摇记 ..... 猿缘

# 导论 旅游与人类学在中国

陈志明 摇摇杨摇慧

## 一、旅游与人类学

旅游与人类学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一反早期憎恶旅游对原住民的剥削和商品化( 藻援刚攀增罪怨苑), 今天人类学家们不仅意识到旅游对于当地人发展的重要性, 而且还将旅游视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分支领域。例如, 员怨怨年《文化遗存季刊》( 悦志魁告怨增造丘修喇佩) 夏季版( 圆袁卷, 第 圆期) 《生态旅游专刊》关注的都是原住民的生存。其主题是“通过旅游保护原住民的文化和土地”。事实上, 旅游甚至可能成为研究人们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正如欣基·亚玛希塔( 杂器逢再拜罪罪) 在他研究的苏拉位西岛托拉加( 栽罪罪) 文化所体验的那样, 印度尼西亚的皮卡德( 孕罪罪) ( 再拜罪罪, 耘罪罪, 葬罪罪, 运罪罪, 阅罪罪, 员怨怨) 在他对巴厘旅游的研究中也表明同样的观点。

旅游的人类学研究不仅仅成为对旅游的研究, 而且也关注几乎所有与人类学有关的课题: 文化变迁、发展、族群性、全球化、地方化、迁移、现代性、认同、表述等等。实际上, 由于后现代对人类学的影响使得旅游的研究与人类学更为相关, 尤其是与现今流行的研究兴趣边缘带( 遭罪罪, 快罪罪)、散居( 遭罪罪)、混合性( 澡罪罪)、真实性( 葬罪罪) 等等。自 圆世纪 苑年代以来, 当人类学专门对旅游进行研究以来( 晕罪罪, 怨怨, 员怨怨; 杂罪罪, 怨怨), 现在已经有许多人类学家发表了好多研究旅游的文章( 见 悦罪罪

员恩(晕葬燥员恩),和宰蚤燥社员恩等的评论),以及刊载在“旅游研究年刊”(粤大挂昏燥社员恩)的论文,包括埃里克·科恩(耘燥悦燥燥社)、爱德华·布鲁纳(耘燥燥社)和尼森·格莱本(晕葬燥社)以及其他在该书中的著者。

## 二、旅游与人类学学者身份和定位的再思考

面对圆世纪处于正在转型中的社会现实,中国的人类学如何面对这亿万民众卷入旅游的宏大社会事象,如何参与对此进行研究和关注,是克服长此以往人类学研究边缘化的机遇。

众所周知,旅游作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渗入,加速了当地社会的发展、变迁。由于现代意识、国家权力的制度化介入,加之旅游业本身所具有的如选择性较大、操作性较为灵活等特点,往往使旅游目的地在旅游开发、运作中呈现出颇具戏剧性的变化,目的地的文化因素很可能在权力操纵之下频繁地被换置、重组,进而至少在诸文化表象上呈现出纷繁复杂而又急剧变化的文化景象。然而,社会之发展、变迁,往往是一个动态调适的过程,文化之变与不变,其本质仍取决于民族主体的深层文化内涵。置身其中的人类学者如何调整自我心态与身份,在不忽略以当地人的声音下完成他文化的表述、分析乃至批评,已成为旅游与人类学研究的一大挑战。

旅游因其国际性产业的特征而具有了全球性的力量。而在这种国际性产业发展的冲击下,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性文化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变迁景象:宗教生活的再阐释、族群经济、劳力的再分配、权利的失衡、土地的匮乏以及其他更多的文化要素的重组,全球化因素混合于地方文化中。(段颖、杨慧,本论文集)另外,旅游的发展使得传统与现代之交锋在较短时间内完全发生并广延至文化的各个层面;“变迁”由此产生。而从另一层面上看,它恰恰展现了传统与现代交错并行的文化场景,这似乎为人类学研究提供

了一个契机,人类学者可能在相对较短时间内通过参与观察体认到区域性社会文化——至少是文化表象上的变化。从而有可能在短时期内完成“历时”与“共时”兼而有之的文化表述,进而丰富旅游人类学的表述空间,并为在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研究社会文化变迁提供了具有解释性的民族志依据。

### 三、旅游与表述及真实性

表述的问题在人类学中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任何研究比旅游的研究更明显的了。旅游景点及其当地人怎样向游客表述,以及该表述怎样影响当地人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表述是强有力的,它能激发起人们的情感和对美和“真实”的追求。一个极普通的景点因其被赋予一个有诗意的名称而获得旅游价值的事例,在现实中不无鲜见。例如,四川峨眉山中的一个景点,让人们能透过狭窄的岩石构成的缝隙看到外边的天空,这个景点被称为“一线天”,一条线似的天空,意示着透过狭小的空隙可以观赏上苍。无数的游客,主要是国内旅游者被如此的渲染所吸引,到此一游照相留影。如果没有如此富有诗意的命名,这个景点就如其他的那些地方一样,不可能如此富含意义,正如这地方也并非真正地那样壮观一样。

更重要的是民族群体的表述,特别是原住民族。那些来自城市中心、来自工业化西方——即来自“文明”世界的旅游者渴望眼见那些不同的文化,偏好“原始的”和异国情调的土著居民。他们有一种偏执欲望要想知道和观察其他不同的人类群体,对照于自己拥有的文明的文化,再证实自我的民族优越感。旅游者要想看到异国情调的文化,各种各样的代理商卷入旅游商务之中,大事渲染异族群和文化的表述以迎合这种口味。例如,云南的摩梭人就是代表。她们被渲染为母权社会,其实她们是施行母系继嗣而非

母权(见英文版 耘 译社 砾 译 宰 译 译 的论文)。她们的“走婚”被炒作得使国内外游客的浪漫性欲得到满足,其实只不过是这些游客见了被人说成有松散性关系的原住民。当充满神秘感及好奇心的游客被这些炒作(过分渲染、夸大的表述)吸引到泸沽湖,却发现并非如他们所意想的那样,用他们的表述来说:“这里怎么‘母’<sup>①</sup>也不‘母’?”的确,在多数旅游景区,“部落”人,尤其他们的妇女,如民族村在中国不同的地区及别的地方一样是主要的吸引力。

表述是旅游促销的核心。各种各样的旅游代理商向游客解说一个族群的文化。政府呈现的是生活在统一国家里的不同文化交融的民族主义形象。在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在民俗文化村和文化节目单中被介绍为和谐共处。旅行社及导游喜欢随处介绍人们感兴趣的浪漫图景,着重原始的、无拘无束的性行为,美丽的女性等等。所以只要可能,性刺激快感的确是旅游中重要的娱乐项目,这是在旅游促销中被大肆宣传的。特别在民族旅游中,对于男性游客来说,女性总是被当作一个族群和引起性刺激的象征。作为当地人自己,他们也身不由己地卷入自己村寨的旅游促销中而可能也参与炒作这些传奇的故事。的确,就像奥克斯( 译 译 译 译 译 )合宜地描写贵州的一个旅游村寨,这个村寨的成功不是因为它比较传统,而是因为村民们“善于表演传统”。然而,那些没有直接从旅游交易中得到好处的大多数村民,并不高兴看到他们的历史和文化被“误述”了。但是,如果一个族群的生计主要是依靠旅游,那么旅游业对这些人的文化表述将也不容置疑地影响他们自己的表述。正如娃施( 宰 译 译 )指出的那样,现在摩梭男性使用“传统”来解释他们在许多工作中不帮助妇女是正当的。

在表述中,导入真实性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布鲁纳( 译 译 译 )讨论了不同的真实性的意义。人们的根本的兴趣在于得到或体验到“真实”,而不是虚假。事实上,在旅游业中描述一种文化或往事时,再制造某些能使人相信的事件比某些事件的真实

性往往更重要。在马来西亚沙捞越州古晋市的沙捞越文化村( ~~奈那非根雅屋~~ ) , 他们的文化表演有相当的专业水准。有个表演者仅只是身着缠腰布以示作为在沙捞越的流浪部落的佩南人( ~~孕藻特~~ ) 。表演之后 , 我待之如友 , 发现他实际上是一个伊班人 , 伊班是沙捞越最大的一个族群。也许是因为不便从沙捞越内陆雇一个佩南人或根雅人( ~~运藻增藻~~ ) 。在文化村里的根雅屋 , 当地的非根雅侍者表演了根雅的乐器 , 并讲述了关于根雅的传奇故事。旅游者通常对佩南人和根雅人不了解 , 所以依然相信他们的“ 误述 ” , 并且这些人的传奇般的描述为国内外游客提供了美好的传说 , 而旅游者又将这些美妙的故事带回去告诉他们的亲朋好友。

事实上 , 真实性问题经常被旅游或商品化所引发。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旅游是怎样导致地方文化的再构建。20世纪 80 年代 , 当巴巴食物为餐馆所宣传时 , 许多巴巴人( ~~月藻特~~ )<sup>②</sup> (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一群本土华人 ) 表现出对巴巴食物之正宗的关注。事实上 , 在餐馆宣传之下所提供的食品与在巴巴人家里所烹饪的食物是截然不同的。巴巴人为其作为文化传统的饮食而自豪 , 同时他们也非常关注饮食文化已被误传 , 那些餐馆中所出售的食物并不是正宗的。然而 , 餐馆经营者不得不考虑劳工、成本及缩短准备原料的时间 , 又或许找不到足够多的原料。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对于游客及非巴巴人而言 , 他们的宣传是真实可信的。他们真正的对象是非巴巴人。在中国的云南也发生着类似的情况 , 如丽江著名的小吃“ 鸡豆粉 ” 就是一例。还有潘守永提及三峡地区的四川“ 麻 ” 与“ 辣 ” 的不同地区的文化表述 , 以及土家族特色饮食的建构过程的考证等等。<sup>③</sup> 于此 , 就仅从中国食品生产的个案中 , 我们同样可以看出旅游如何导致地方文化的重建。

旅游表述对原住民之印象造成了最大的影响是将他们固定在一个不变的过去。由于大多数原住民无法接近大众媒体 , 进而无法表述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一直被认为是“ 部落的 ” 。在所有

的以原住民为特征的主题公园,无论是在台湾、沙捞越、深圳、桂林、北京、昆明或是在夏威夷具有如此特性的一些文化村,所有的原住民均穿着“部落的”服装,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已不这样穿戴。在旅游宣传中,马来西亚的佩南人和阿斯里人(即昔里末人,马来西亚半岛的原住民)被渲染成善于用吹管打猎的人,尽管他们现今已使用猎枪打猎了。过去传统固定的服装和武器被用来将土著民族表述为“他者”和“部落的”或“原始的”,这逐渐成为人们的公共印象,尽管这些原住民——少数民族其实也已现代化了。

然而,在本论集的论文中,爱德华·布鲁纳提出文化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给游客,以满足不同兴趣的游客的需要。他指出,在非洲的肯尼亚,私营机构向西方人展示了一幅“可信的”原始文化场景,而政府则以剧场的风格主要为国内游客举行了一场国家主义的文化表演,同时另外一个机构则将地方性与全球化混合,使游客以其流浪的经历在全球化中体验地方性以及在地方性中感受全球化。这就导致了文化因旅游者而生产和重塑这样一个颇有意味的结果。不同的机构,从国家到私营企业甚而本土社群均可能被卷入旅游的宣传中,因此在一些独特展示(文化、少数民族、历史名胜等等)之表述的商业中,面对不同层次的游客的不同操作就应运而生,特别是针对国内的与国外的。这里也有关于表述的政治(见科恩,本论文集),还有传统,也可能出于不同机构的争论。(如张展鸿之论文)。

#### 四、旅游与人类学国外研究

在论集的第一部分,我们收录了三位著名的亚洲旅游研究专家的论文。他们的文章展示了关于旅游人类学研究之发展进程。虽然他们的研究个案源于他们在亚洲与非洲不同地区所获得的经



出,怀旧作为人们拥有的一种对特定时空所寄予的感情,它对于现今生活(肯定的或是批评的)及其身份的定位也是意味深长的。这对于国内外的中国游客尤其重要。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的中国人,在关于中国历史及文学的学习中,对中国的过去及名胜或多或少有所了解,自然也认识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的深刻内涵。因此,风景名胜及历史建筑的游览将使其亲眼见证他们对中国的认识,进而将其已经了解的一些中国传统和他们现在于此的经历合而为一。

## 五、旅游与族群认同、地方文化再建构

旅游,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通过具有民族历史价值的人文旅游景观的再现和重组,一方面展示了少数民族自身文化智慧和创造力,重新唤起了本民族成员的历史记忆,增强了内聚力和自信心及自豪感;另一方面,也使得主流文化群体的游客在民族旅游中获得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新的认知和再认识,由此对这些长期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群体文化”在不同程度上重新得到肯定和新的评价。总之,在这一过程中,旅游推动着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民族身份、民族精神的再建构并得以不断地展现。

与此同时,每一个民族都在旅游大潮中开始重新塑造自我形象,强化族群认同。旅游与丽江纳西族意识认同的互动就是一个较典型的例子。丽江地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衔接地带,是滇西北多文化的融合点,在历史上长期与其他族群的交往和交流,形成了汉、藏文化和纳西本土文化三位一体的独特文化。丽江被称为人类文明活化石的纳西东巴文化、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丽江古城以及象征着纳西民族精神的玉龙雪山都被纳西人视为丽江旅游的灵魂,从政府到民众都认为深厚的纳西文化底蕴是发展丽江旅游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政府明确提出将丽江建设成